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唐宋詩醇卷十八
九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詩醇卷十八

襄陽杜甫詩十

目録

日暮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十六夜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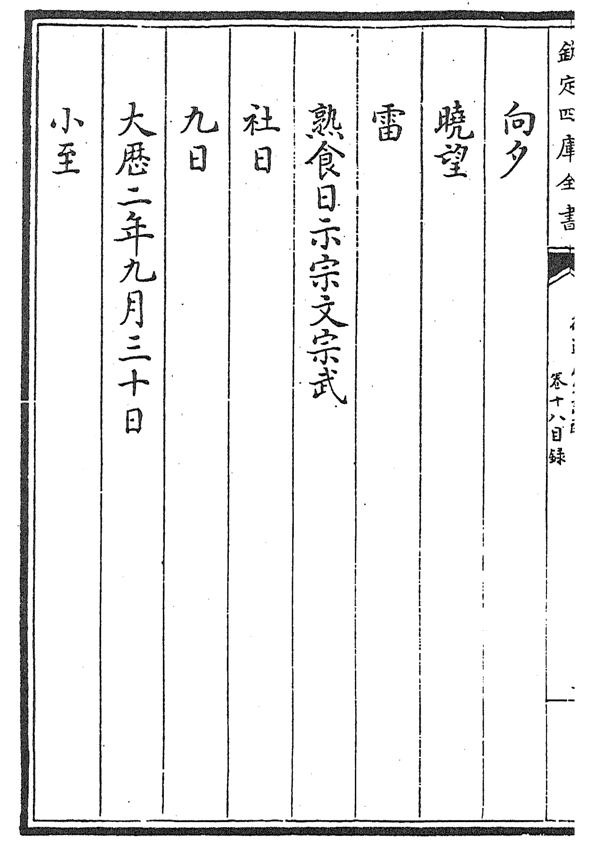
十七夜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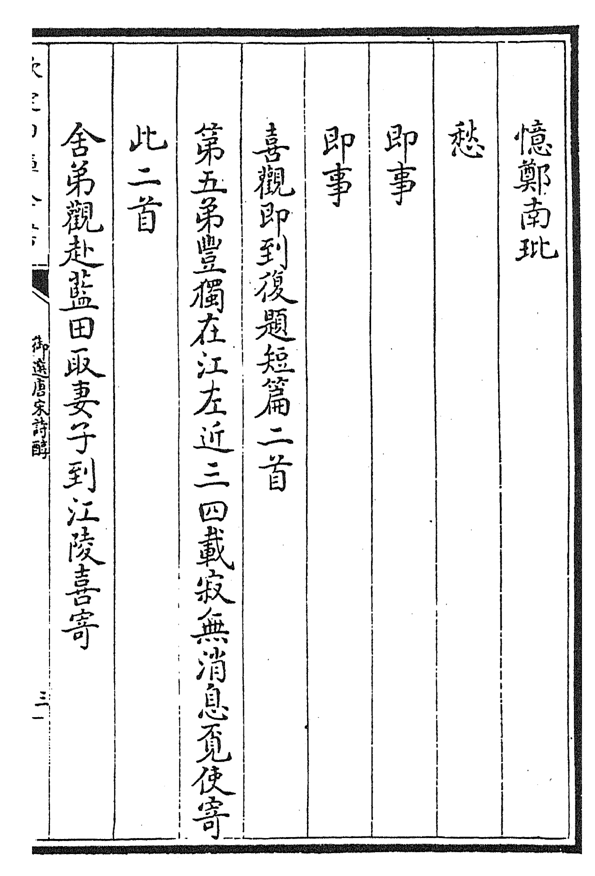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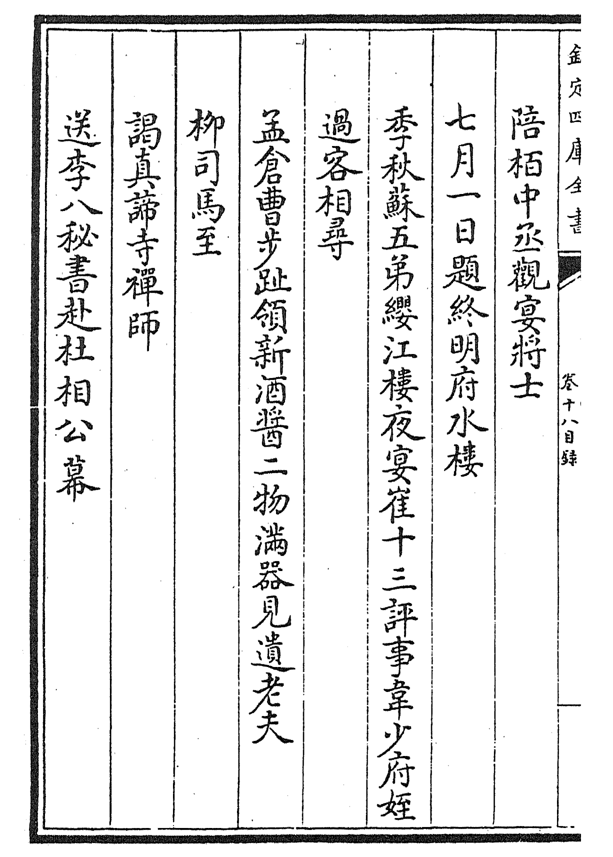
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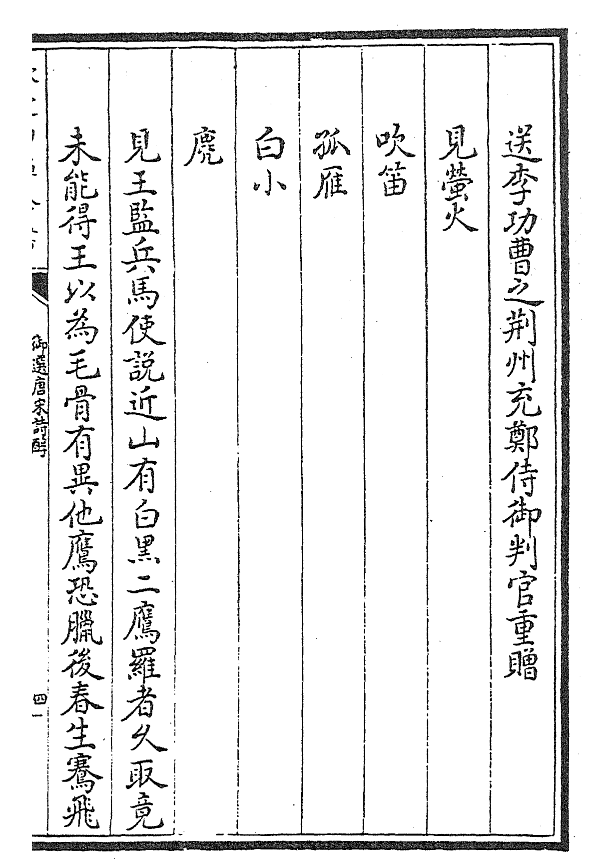
夜

反照









江南逢李龜年

官亭夕坐戲簡顔十少府

暮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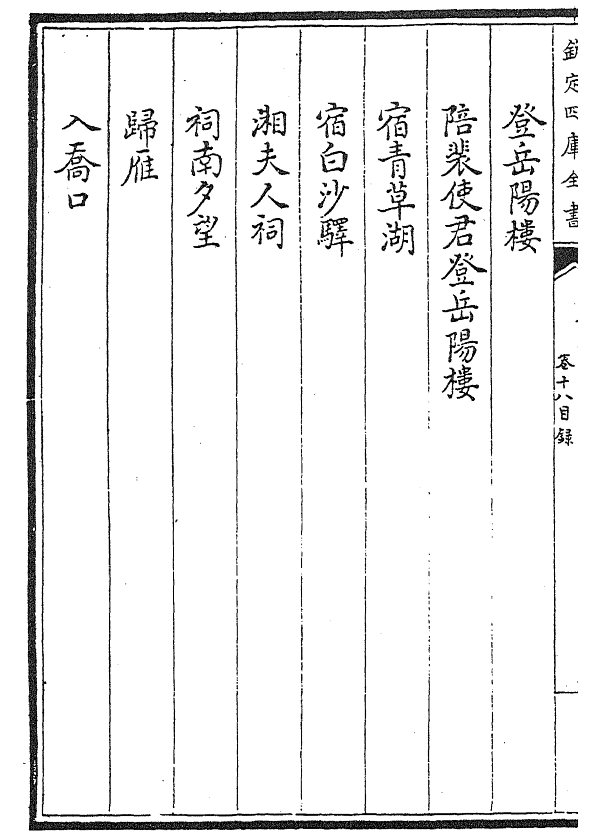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公安縣懷古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

宴王使君宅

泊岳陽城下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

千秋節有感二首

登舟將適漢陽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

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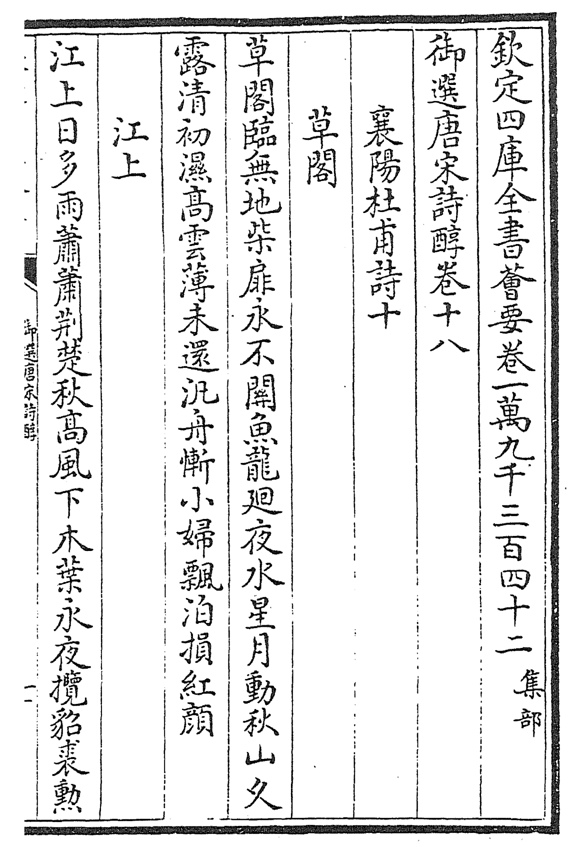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兼寄

韋韶州

燕子來舟中作

去蜀

御選唐宋詩醇卷十八目録



御選唐宋詩醇卷十八

襄陽杜甫詩十

草閣

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關魚龍廻夜水星月動秋山久露清初濕高雲薄未還汎舟慚小婦飄泊損紅顏

江上

江上日多雨蕭蕭荆楚秋高風下木葉永夜攬貂裘勲

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

頷聯抑欝無聊却說得如此含蓄宜宋真宗之亟稱之也

中夜

中夜江山静危樓望北辰長為萬里客有媿百年身故國風雲氣高堂戰伐塵胡雛負恩澤嗟爾太平人

江漢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

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

趙汸曰中四句情景混合入化

胡應麟曰含潤大於沉深高岑瞠乎其後

吾宗 原注衛倉曹崇簡

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

胡應麟曰寓神奇於古澹儲孟莫能為前

有歎

壯心久零落白首寄人間天下兵常鬬江東客未還窮猿號雨雪老馬怯關山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

有慨乎其言之是為匪風下泉之緒

中宵

西閣百尋餘中宵步綺疏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擇木知幽鳥潛波想巨魚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

頷聯名雋比之月映清淮之句真復相似

南極

南極青山衆西江白谷分古城疎落木荒戍密寒雲歲月虵常見風飈虎或聞近身皆鳥道殊俗自人羣睥睨登哀柝矛弧照夕曛亂離多醉尉愁殺李將軍

獨坐

白狗斜臨北黃牛更在東峽雲常照夜江月會兼風曬藥安垂老應門試小童亦知行不逮苦恨耳多聾

遠遊

江闊浮高棟雲長出斷山塵沙連越嶲風雨暗荊蠻鴈

矯銜蘆內猿啼失木間弊裘蘇季子歷國未知還

情致纒綿却有寛閒之意

夜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踈燈自照孤帆宿

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卧病北書不至鴈無情

步檐倚杖看牛斗銀漢遥應接鳳城

宛轉闗生渾然無迹

范梈曰善詩者就景中寫意不於意中尋景如杜詩

無端落葉蕭蕭下踈燈自照孤帆宿殊方落日元猿哭諸聯即景物之中含蓄多少愁恨意若説出便短淺矣

返照

楚王宫北正黄昏白帝城西雨過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衰年肺病唯高枕絶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畱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

日暮

牛羊下來久各已閉柴門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頭白燈明裏何須花燼繁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蓬行地遠攀桂仰天高水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兔直欲數秋毫

起句突兀可謂工於發端

稍下巫山峽猶銜白帝城氣沉全浦暗輪仄半樓明刁斗皆催曉蟾蜍且自傾張弓倚殘魄不獨漢家營

十六夜翫月

舊挹金波爽皆傳玉露秋闗山隨地濶河漢近人流谷口樵歸唱孤城笛起愁巴童渾不寢半夜有行舟

胡應麟曰詠物起自六朝唐初沿襲雖風華競爽而獨造未聞唯杜公諸作自開堂奥盡削前規如詠月則闗山隨地濶河漢近人流詠雨則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詠雪則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渚雲詠夜則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皆精深奇邃前無古人

十七夜翫月

秋月仍圓夜江村獨老身捲簾還照客倚杖更隨人光射潛虬動明飜宿鳥頻茅齋依橘柚清切露華新

李因篤曰只仍圓夜三字說十七夜已足再添便為俗筆

月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鉤兔應疑鶴髮蟾亦戀貂裘斟酌姮娥寡天寒奈九秋

起聯之妙不可形容東坡稱為絕唱不虛也

姚寛曰塵匣二句本沈雲卿月詩臺前疑挂鏡簾外自懸鉤之句

雨

微雨不滑道斷雲疎復行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秋日新霑影寒江舊落聲柴扉臨野碓半得檮香杭

黄生曰前半不煩繩削後半極力經營自起句外止霑影二字著雨其餘俱是襯説此文家避實擊虛法

也

楚雨石呰滋京華消息遲山寒青兕叫江晩白鷗飢神女花鈿落鮫人織杼悲繫憂不自整終日灑如絲

夜

絶岸風威動寒房燭影微嶺猿霜外宿江鳥夜深飛獨立親雄劒哀歌嘆短衣烟塵繞閶闔白首壯心違

反照

反照開巫峽寒空半有無已低魚復暗不盡白鹽孤荻

岸如秋水松門似畫圖牛羊識僮僕既夕應傳呼
物色在有無之間可謂善於寫照

向夕

畎畝孤城外江村亂水中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鶴
下雲汀近鷄棲草屋同琴書散明燭長夜始堪終
深情畢露三四用字體物入微

曉望

白帝更聲盡陽臺曙色分高峯寒上日疊嶺宿霾雲地

圻江帆隱天清木葉聞荆扉對麋鹿應共爾為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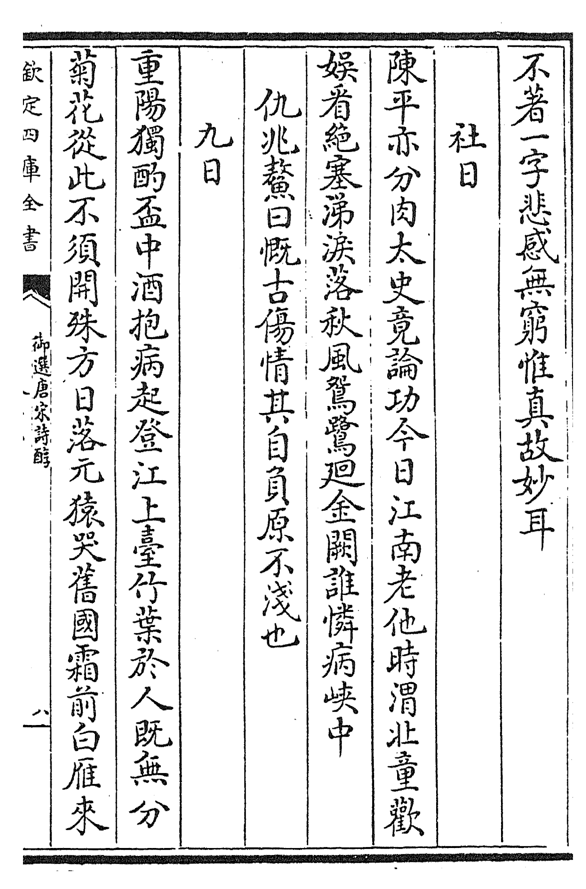
李因篤曰寫景最工天清木葉聞更為微妙

雷

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龍蛇不成蟄天地劃爭廻却碾空山過深蟠絶壁來何須妬雲雨霹靂楚王臺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消渇游江漢羈棲尚甲兵幾年逢熟食萬里逼清明松栢邙山路風花白帝城汝曹催我老廻首淚縱横


不著一字悲感無窮惟真故妙耳

社日

陳平亦分肉太史竟論功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童歡娛看絶塞涕淚落秋風鴛鷺廻金闕誰憐病峽中

仇兆鰲曰慨古傷情其自負原不淺也

九日

重陽獨酌盃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殊方日落元猿哭舊國霜前白鴈來

弟妹蕭條各何往干戈衰謝兩相催

悲塞矣而聲情高亮後人九日詩無及之者

黄生曰岑參詩云見雁思鄉信聞猿積淚痕與五六

意同而此之融會藴藉更過彼十字也

大歴二年九月三十日

為客無時了悲秋向夕終瘴餘䕫子國霜薄楚王宫草

敵虚嵐翠花禁冷蘂紅年年小摇落不與故園同

黄生曰題作特書之體記為客之歳月便自具文見

意

浦起龍曰起法跳脫

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琯動飛灰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且覆掌中杯

憶鄭南玭

鄭南伏毒寺瀟灑到江心石影銜珠閣泉聲帶玉琴風

杉曾曙倚雲嶠憶春臨萬里滄浪外龍蛇只自深

五六可謂鬆秀晴烟沙苑樹曉日渭川帆雖佳猶為習

見語

仇兆鰲曰吳若注云玭疑作玼玉色鮮潔也按鄭南

華州鄭縣之南詳詩意只是憶鄭南寺舊遊耳

愁原注強戲為吳體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盤渦鷺浴底心性

獨樹花發自分明十年戎馬暗萬國異域賓客老孤城

渭水秦山得見否人今罷病虎縱橫

黄生曰沉憂莫寫對物生憎皆是愁人實歴之境草生花發水流鷺浴皆與愁之具愁從中來徵物之故則亦强戲言之而已

即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皛皛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黄鶯過水翻迴去燕子銜泥濕不妨飛閣捲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

即事

天畔羣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一雙白魚不受釣三寸黄甘猶自青多病馬卿無日起窮途阮籍幾時醒未聞細柳散金甲腸斷秦川流濁涇

朱瀚曰孤亭風雨不免有長鋏之歎

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

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為人意答兒童問來經戰伐新泊船悲喜後款款話歸秦

三四語自裹發本色到家

待爾嗔烏鵲抛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江
閣嫌津柳風帆數驛亭應論十年事愁絶始星星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覔使寄
此二首
亂後嗟吾在羇棲見汝難草黄騏驥病沙晚鶺鴒寒楚
設關城險吳吞水府寛十年朝夕淚衣袖不曾乾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風塵淹别日江漢失清秋影

著帝猿樹魂飄結蜃樓明年下春水東盡白雲求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

馬渡秦關雪正深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生春色

故國移居見客心剩欲提攜如意舞喜多行坐白頭吟

巡簷索共梅花笑冷蘂疎枝半不禁

盧世㴶曰次聯還題明淨而意更溫深

黄生曰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言其不

信已衰巡簷索共梅花笑冷蘂疎枝半不禁言其善

會人意此嚴滄浪所謂詩有別趣非關理也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

繡段裝簷額金花帖鼓腰一夫先舞劍百歲後歌樵江

樹城孤遠雲臺使寂寥漢朝頻選將應拜霍嫖姚

得第三聯方見風格非尋常公宴語也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

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泯

為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何處老翁來賦詩

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奕碁

蘇軾曰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奕碁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耳僕言公禪人亦復愛此綺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豈免一朶頤哉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姪

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迥明一時今夕會萬里故鄉情星落黄姑渚秋辭白帝城老人因酒病堅坐看君傾

過客相尋

窮老真無事江山已定居地幽忘盥櫛客至罷琴書挂壁移筐果呼兒問煮魚時聞繫舟楫及此問吾廬

孟倉曹步趾領新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

楚岸通秋屐胡牀面夕畦藉糟分汁滓甕醬落提攜飯糲添香味朋來有醉泥理生那免俗方法報山妻

二詩本色愛其涉筆成趣饒有逸致

柳司馬至

有使歸三峽相過問兩京函關猶出將渭水更屯兵設備邯鄲道和親邏此城幽燕唯鳥去商洛少人行衰謝身何補蕭條病轉嬰霜天到宮闕戀主寸心明

黄鶴曰大歴二年九月十月京師以吐蕃入寇兩戒嚴故作此詩

謁真諦寺禪師

蘭若山高處烟霞嶂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峯

三四與泉聲咽危石一辯相似特意近自然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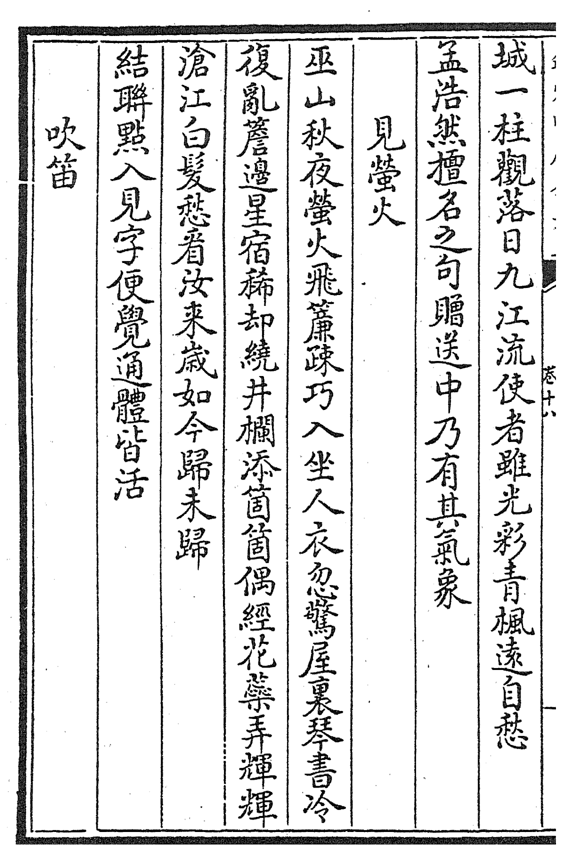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青簾白舫益州来巫峽秋濤天地迴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揺背指菊花開貪趨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命催南極一星朝北斗五雲多處是三台

寫楓葉菊花語極工細

送李功曹之荆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

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此地生涯晩遥悲水國秋孤



城一柱觀落日九江流使者雖光彩青楓遠自愁

孟浩然擅名之句贈送中乃有其氣象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書冷

復亂簷邊星宿稀却繞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蘂弄輝輝

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

結聯點入見字便覺通體皆活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

吞吐含芳安詳合度極頓挫之妙而高雅絕人明人何景明七律全本此種千載而下固有合續弦膠者也

孤雁

孤雁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無意緒鳴噪自紛紛

師氏曰鮑當孤雁詩云更無聲斷續空有影相隨孤則孤矣豈若此詩孤之中仍有不孤之意乎

白小

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入肆銀花亂傾箱雪片虛生成猶拾卵盡取意何如

王嗣奭曰此詩起結藹然有萬物一體之念

麂

永與清溪別蒙將玉饌俱無才逐仙隱不敢恨庖廚亂

世輕全物徵聲及禍樞衣冠兼盜賊饕餮用斯須

顧宸曰中郎之於董卓中散之於司馬及禍雖異其

以徵聲致累則同也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

諸侯隆中所以獨高千古二語感慨甚大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

未能得王以為毛骨有異他鷹恐臘後春生騫飛

避暖勁翮思秋之甚眇不可見請余賦詩

雪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在野只教心力破

千人何事網羅求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恥下鞲

鵬礙九天須却避兎藏三穴莫深憂

儼然為異人寫照奇傑之士亦復千人何事國家必求

之者有以取之也使負其岸異而不就網羅亦終無用

於世此詩引而伸之義可旁通知此可與言詩

王嗣奭曰氣魄雄偉不落纖巧家數

朱鶴齡曰太白詩神鷹夢澤不顧鴟鳶為君一擊

鵬摶九天義與此同

大歷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

老向巴人裏今辭楚塞隅入舟翻不樂解纜獨長吁窄轉深啼狖虛隨亂浴鳧石苔凌几杖空翠撲肌膚疊壁排霜劍奔泉濺水珠杳冥藤上下濃淡樹榮枯神女峯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擺闔盤渦沸欹斜激浪輸風雷纏地脉氷雪燿天衢鹿角真走險狼頭如跋胡惡灘寧變色高卧負微軀書史全傾撓裝

囊半壓濡生涯臨臯几死地脫斯須不有平川決焉知
衆壑趨乾坤霾漲海雨露洗春蕪鷗鳥牽絲颺驪龍濯
錦紆落霞沉綠綺殘月壞金樞泥笋苞初荻沙茸出小
蒲雁兒爭水馬燕子逐檣烏絶島容烟霧環洲納曉晡
前聞辨陶牧轉眄拂宜都縣郭南畿好原注路入津亭松滋縣
壯望孫勞心依憩息朗詠劃昭蘇意遣樂還笑衰迷賢
與愚飄蕭將素髮汩没聽洪鑪邱壑曾忘返文章敢自
誣此生遭聖代誰分哭窮途卧疾淹為客蒙恩早廁儒

廷爭酬造化樸直乞江湖灧澦險相迫滄浪深可逾浮名尋已已懶計却區區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畫圖原注此寺

有晉右軍書張僧繇畫孔子洎顏子十哲形像

應經帝子渚同泣舜蒼梧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盧旄頭初俶擾鶉首麗泥塗甲卒身雖貴書生道固殊出塵皆野鶴歷塊匪轅駒伊呂終難降韓彭不易呼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摶扶回首黎元病爭權將帥誅山林託疲茶未必免崎嶇

處處刻劃間以情思其體則班彪潘岳之征行其情則

王粲之登樓也隊仗整肅骨力雄健長律最可學者

泊松滋江亭

紗帽隨鷗鳥扁舟繫此亭江湖深更白松竹遠微青一柱全應近高唐莫再經今宵南極外甘作老人星

行次古城店汎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府諸公

老年常道路遲日復山川白屋花開裏孤城麥秀邊濟江元自闊下水不勞牽風蝶勤依槳春鷗懶避船王門

高德業幕府盛才賢行色兼多病蒼茫泥愛前
風蝶一聯寫物色何其新雋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絶句

湖月林風相與清殘尊下馬復同傾久拚野鶴如霜鬢
遮莫鄰雞下五更

野鶴如霜鬢正云霜鬢似野鶴如前云黄鵠高於五尺
童化為白皃似老翁正云五尺童高如黄鵠化為老翁
似白皃耳此詩家用筆之妙

舟月對驛近寺

更深不假燭月朗自明船金刹青楓外朱樓白水邊城

烏啼眇眇野鷺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鈎簾獨未眠

以四句了題舟夜遣懷詞意清麗乃爾

江南逢李龜年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

落花時節又逢君

言情在筆墨之外悄然數語可抵白氏一篇琵琶行矣

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劉禹錫之婉情細

蟬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溫庭筠之哀調以彼

方此何其超妙此千秋絶調也

黄生曰此詩與劍器行同意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

然欲絶見風韻於行間寓感慨於字裏即使龍標供

奉操筆亦無以過乃知公於此體非不能為正聲也

官亭夕坐戲簡顔十少府

南國調寒杵西江浸日車客愁連蟋蟀亭古帶蒹葭不

返青絲鞚虛燒夜燭花老翁須地主細細酌流霞

清麗奪目可謂老樹著花

暮歸

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皎

誰家擣練風淒淒南渡桂水闕舟檝北歸秦川多鼓鼙

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盧世㴶曰全首矯秀無一點悲愁溽氣讀去如竹枝

樂府七言律中散仙也

公安送章二少府匡贊

逍遥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此筵念我能書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時危兵甲黄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煙

公安縣懷古

野曠吕蒙營江深劉備城寒天催日短風浪與雲平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

黄生曰章法最整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晋肅入蜀余下沔鄂

正解柴桑纜仍看蜀道行檣烏相背發塞雁一行鳴南紀連銅柱西江接錦城憑將百錢卜飄泊問君平

宴王使君宅

汎愛容霜髮留歡上夜關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顔戎馬今何地鄉園獨舊山江湖隨清月酩酊任扶還

英華辯証世傳杜子美不避家諱兩押閑字其實非也或改作夜闌又不在本韻下圜集杜詩自是留歡

上夜闢蓋有投轄之意上字訛爲卜下字訛爲開耳

泊岳陽城下

江國踰千里山城僅百層岸風翻夕浪舟雪灑寒燈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鯤鵬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元氣渾淪不可湊泊千古絕唱

劉會孟曰氣壓百代為五言雄渾之絶

唐庚曰子美岳陽樓詩不過四十字耳其氣象閎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言乎者

仇兆鰲曰金玉詩話云洞庭天下壯觀自昔騷人墨客鬬麗搜奇者尤衆然莫若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則洞庭空曠無際雄壯如在目前至讀杜子美詩則又不然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胸中吞幾雲夢也

方回曰嘗登岳陽樓左序毬門壁間大書孟詩右書杜詩後人不敢復題劉長卿云疊浪浮元氣中流沒太陽世不甚傳他可知矣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湖闊兼雲霧樓孤屬晚晴禮加徐孺子詩接謝宣城雪岸叢梅發春泥百草生敢違漁父問從此更南征

宿青草湖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宿槳依農事郵籤報水程寒

氷爭倚薄雲月遮微明湖雁雙雙起人來故壯征

宿白沙驛

水宿仍餘照人煙復此亭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青萬象皆春氣孤槎自客星隨波無限月的的近南溟

萬象皆春氣五字濶大中有實在處精神正在下句

湘夫人祠

肅肅湘妃廟空墻碧水春蟲書玉佩鮮燕舞翠帷塵晚泊登汀樹微馨借渚蘋蒼梧恨不盡染淚在叢筠

王嗣奭曰臣望君不啻妻望夫蒼梧之恨不為夫人發也

祠南夕望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絶地萬古一長嗟

秀色中含老氣何景明之淵源也

歸雁

聞道今春雁南歸自廣州見花辭漲海避雪到羅浮是

物闕兵氣何時免客愁年年霜露隅不過五湖秋

黄生日五六本屬結意却作中聯矯變異常

入喬口

漠漠舊京遠遲遲歸路賒殘年傍水國落日對春華樹密早蜂亂江泥輕燕斜賈生骨已朽悽惻近長沙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

南紀風濤壯陰晴屢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層閣憑雷殷長空面水文雨來銅柱北應洗伏波軍

千秋節有感二首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鳳紀編生日龍池塹劫灰湘川新涕淚秦樹遠樓臺寶鏡羣臣得金吾萬國迴衢尊不重飲白首獨餘哀

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内樂王母獻宮桃羅襪紅蕖艷金羈白雪毛舞階銜壽酒走索背秋毫聖主他年貴邊心此日勞桂江流向北滿眼送波濤

極哀樂之情包理亂之故妙有含蓄

登舟將適漢陽

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歸庭蔬尚在眼浦浪已吹衣生理飄蕩拙有心遲暮違中原戎馬盛遠道素書稀塞雁與時集檣烏終歲飛鹿門自此往永息漢陰機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

朔風吹桂水朔雪夜紛紛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渚雲燭斜初近見舟重竟無聞不識山陰道聽雞更憶君

遂為咏雪粉本賦物如此乃能使氣格超勝

黄生曰不摹雪之狀而寫雪之神此化工之筆

樓上

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簪皇輿三極北身事五湖南戀闕勞肝肺論材媿杞柟亂離難自救終是老湘潭

浦起龍曰聲情激越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兼寄韋韶州

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才美膺推薦君行佐紀綱佳

聲期共遠雅節在周防明白山濤鑒嫌疑陸賈裝故人

湖外少春日嶺南長憑報韶州牧新詩昨寄將

忠告款款得古人贈言之義凡為使者當書紳佩之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常識主

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君室何異飄飄託此身

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落水益霑巾

盧世㴶曰此物連類有身世無窮之感却又一字不

說出讀之但覺滿紙是淚

歸雁二首

萬里衡陽雁今年又北歸雙雙瞻客上一一背人飛雲裏相呼疾沙邉自宿稀繫書元浪語愁寂故山薇

欲雪違胡地先花别楚雲却過清渭影高起洞庭羣塞北春陰暮江南日色曛傷弓流落羽行斷不堪聞

楚調淒然深情無限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强飯食猶寒隱几蕭條帶鶡冠春水船如天上坐
老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閒幔片片輕鷗下急湍
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
黄庭堅曰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船如天上坐魚
似鏡中懸此沈雲卿詩也老杜此詩第三句乃祖述
佺期語次句蓋觸類而長之也
顧宸曰詩眼謂公詩多本沈語無一字無來歷余謂
少陵所以獨立千古者不在有所本也讀書破萬卷

偶拈來即是耳詩三百篇豈必有所本哉

清明

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寂寂繫舟雙下淚

悠悠伏枕左書空十年蹴踘將雛遠萬里鞦韆習俗同

旅雁上雲歸紫塞家人鑽火用青楓秦城樓閣煙花裏

漢主山河錦繡中風水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白頭翁

風致自足氣亦逸宕何可妄加訾議

發潭州

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賈傅才未有褚公書絕倫高名前後事迴首一傷神

楊慎丹鉛録以此頷聨為賈島逸句所本然在杜集亦尋常句耳郊島輩非無警句而氣體寒餧以視李杜大家真類虫吟草間矣

聞惠二過東溪特一送

惠子白駒瘦歸溪惟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崖蜜松花熟山杯竹葉新柴門了無事黃綺未稱臣

洪芻曰劉路左車言甞收得唐人雜編詩冊有老杜

送惠二歸故居詩即此也

舟泛洞庭

蛟室圍青草龍堆擁白沙護江盤古木迎櫂舞神鴉破

浪南風正收颿畏日斜雲山千萬疊底處上仙槎

一氣湧出筆筆老健非子美不能辦也

王直方曰此老杜過洞庭湖詩也潘淳云元豐中有

人得此詩刻於洞庭湖中不載名氏以示山谷曰子

美作也今蜀本已收入

遣憂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紛紛乘白馬攘攘著黄巾隋氏留宫室焚燒何太頻

吳曾曰唐顧陶大中丙子歲編唐詩類選載此詩世所傳本杜集皆無之

巳酉聞收宫闕送班司馬入京

聞道收宗廟鳴鑾自陜歸傾都看黄屋正殿引朱衣劍

外春天遠巴西勑使稀念君經世亂匹馬向王畿

鄭繼之曰詩之妙處正在不必寫到真說到盡而其欲寫欲說者自究然可想斯得風人之義此詩有不真不盡之興矣

去蜀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世事已黄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

朱鶴齡曰二篇朝奉大夫員安宇所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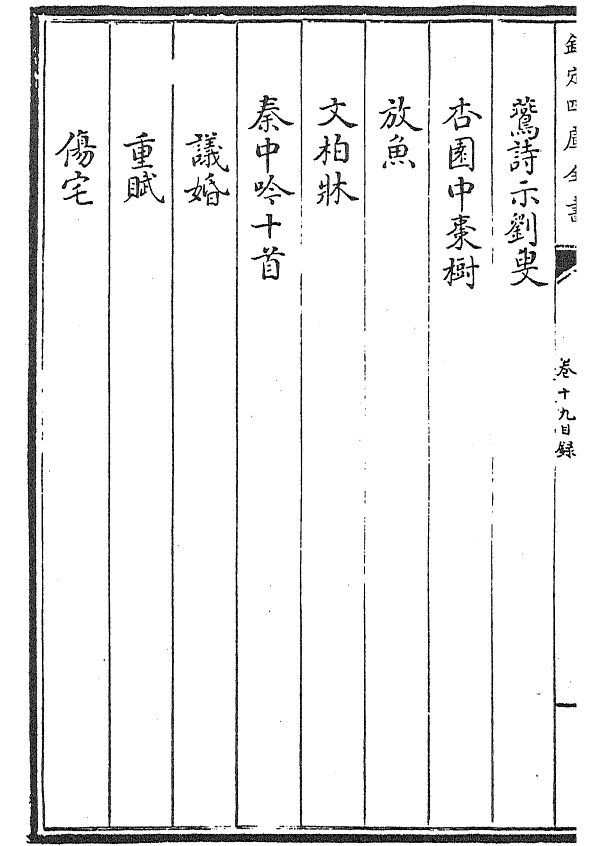
御選唐宋詩醇卷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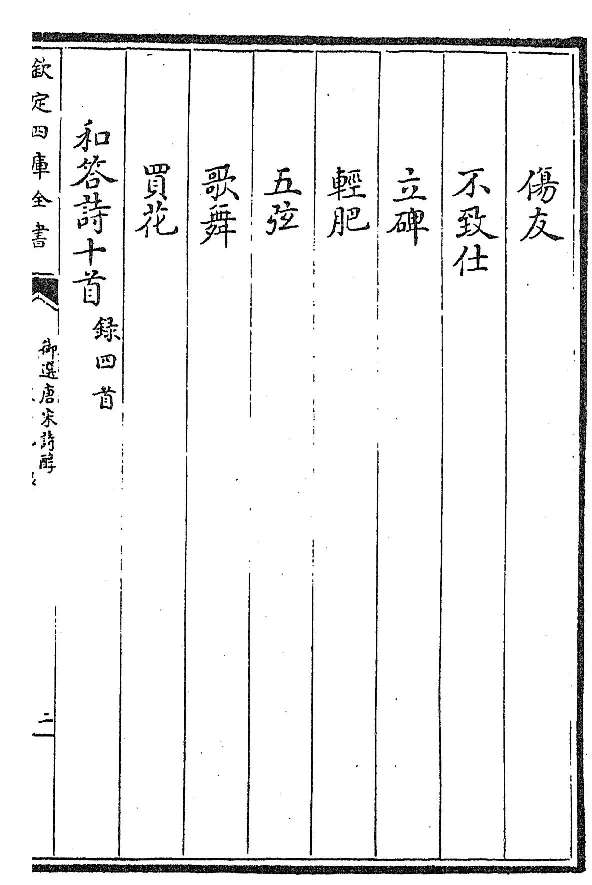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詩醇卷十九

太原白居易詩一

目録





傷友

不致仕

立碑

輕肥

五弦

歌舞

買花

和答詩十首 録四首

御選唐宋詩醇卷十九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三百四十三集部

御選唐宋詩醇卷十九

太原白居易詩一

唐人詩篇什最富者無如白居易詩其源亦出於杜甫而視甫為更多史稱其每一篇出士人傳誦雞林行賈售其國相詩名之盛前古罕儷矣且夫居易豈徒以詩傳哉當其為左拾遺忠誠謇諤抗論不回中遭遠謫處之怡然牛李搆釁絶無依附不以婞戇逢時不以黨援

干進不以坎壈顛躓而於邑無憀自非識力涵養有大過人者安能進退綽有餘裕若是洎太和開成之後時事日非宦情愈淡唯以醉吟為事遂托於詩以自傳焉其與元微之書云志在兼濟行在獨善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辭迂作詩指歸具見於此蓋根柢六義之旨而不失乎温厚和平之意變杜甫之雄渾蒼勁而為流麗安詳不襲其面貌而得其神味者也而杜牧譏其纖豔淫媟非莊人雅士所為夫居易之莊雅孰

與牧牧詩乃纖艷淫媟之尤者而反厚以訾居易乎宋祁據以立論抑亦惑之甚者冷齋夜話所載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解則録之不解則又復易之亦屬附會之説不足深辯嘗考居易同時素相牴牾者莫如李德裕德裕每屏其詩不覯劉禹錫以為言德裕曰吾於斯人不足久矣覽之恐回吾心此正歐陽修所謂雖其怨家讐人不能少毀而掩蔽之者也兹集之選芟其體之重複詞之淺易者約存若干首全集佳篇殆盡於此

居易生平出處亦畧見於此彼耳食者或猶加詆毀焉韓愈不云乎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何損於香山居士歟

賀雨

皇帝嗣寶歷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懼歳成災凶遂下罪己詔殷勤告萬邦帝曰予一人繼天承祖宗憂勤不遑寧夙夜心忡忡元年誅劉闢一舉靖巴邛二年戮李錡不戰安江東顧惟眇眇

德遠有巍巍功或者天降沴無乃儆予躬上思答天戒
下思致時邕莫如率其身慈和與儉恭乃命罷進獻乃
命賑饑窮宥死降五刑己責寛三農宮女出宣徽廐馬
減飛龍庶政靡不舉皆出自宸衷奔騰道路人傴僂田
野翁歡呼相告報感泣涕沾胷順人人心悦先天天意
從詔下纔七日和氣生沖融凝為油油雲散作習習風
晝夜三日雨淒淒復濛濛萬心春熙熙百穀青芃芃人
變愁為喜歲易儉為豐乃知王者心憂樂與衆同皇天

與后土所感無不通冠珮何鏘鏘將相及王公蹈舞呼萬歲列賀明庭中小臣誠愚陋職忝金鑾宫稽首再三拜一言獻天聰君以明為聖臣以直為忠敢賀有其始亦願有其終

皇帝嗣寶歷至皆出自宸衷歷叙遇災修省之政應天以實不以文也奔騰道路人至歲儉易為豐極形喜雨之情天人感名捷於影響也乃知王者心至末鋪陳賀雨之意而以願有其終結致規戒之詞焉史稱憲宗剛

明果斷慨然發憤削平僭叛唐之威令幾於復振晚節

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蓋保治之難如此是詩情辭剴切

忠愛藹然極有關係之作

汪立名曰按元和四年閏三月憲宗以久旱欲降德

音公見詔節未詳即建言乞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

且多出宮人上悉從之制下而兩公集中有奏請加

德音中節目二件狀已責乃用左傳晉悼公已責事

謂止逋債也今本皆作責已誤

觀刈麥 自注時為盩厔縣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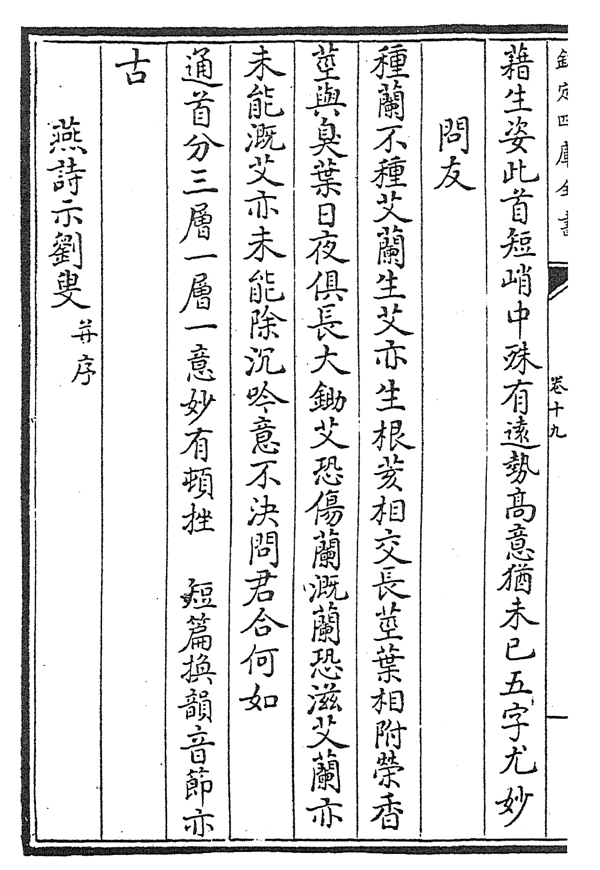
田家少閒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風起小麥覆隴黄婦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復有貧婦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遺穗左臂懸獘筐聽其相顧言聞者為悲傷家田輸税盡拾此充飢腸今我何功德曽不事農桑吏禄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念此私自媿盡日不能忘

力盡不知熱二句曲盡農家苦心恰是從旁看出貧婦一段悲憫更深聶夷中詩摹寫不到

雲居寺孤桐

一株青玉立千葉綠雲委亭亭五丈餘高意猶未已山僧年九十清淨老不死自云手種時一顆青桐子直從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無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孤直當如此

香山集中古體多以鋪敘暢達見長短篇則以含蓄蘊



藉生姿此首短峭中殊有遠勢高意猶未已五字尤妙

問友

種蘭不種艾蘭生艾亦生根荄相交長莖葉相附榮香莖與臭葉日夜俱長大鋤艾恐傷蘭溉蘭恐滋艾蘭亦未能溉艾亦未能除沉吟意不決問君合何如

通首分三層一層一意妙有頓挫　短篇換韻音節亦古

燕詩示劉叟 幷序

叟有愛子背叟逃去叟甚悲念之叟少年時亦嘗如是故作燕詩以諭之

梁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銜泥兩椽間一巢生四兒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青蟲不易捕黄口無飽期觜爪雖欲弊心力不知疲須臾十往來猶恐巢中飢辛勤三十日母瘦雛漸肥喃喃教言語一一刷毛衣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樹枝舉翅不回顧隨風四散飛雌雄空中鳴聲盡呼不歸却入空巢裏啁啾終夜悲燕燕爾勿悲爾

當返自思思爾為雛日高飛背母時當時父母念今日爾應知

極尋常語却有關風化足以警世老嫗皆知或謂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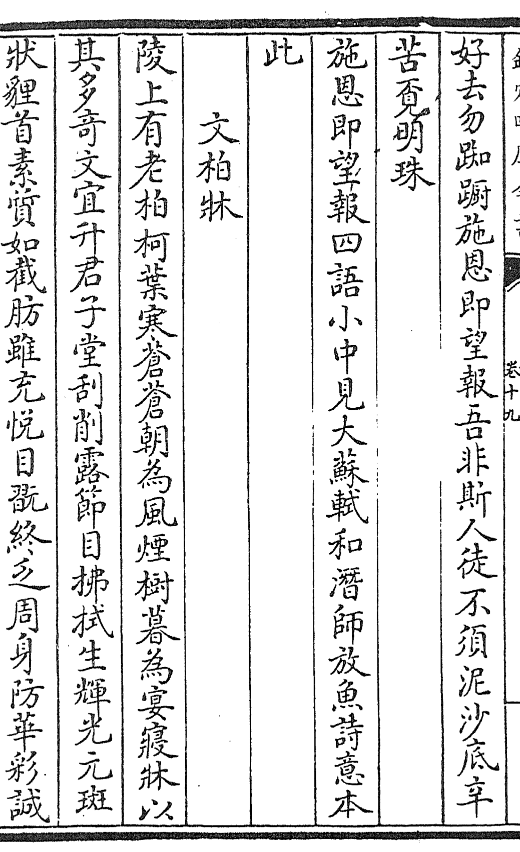
杏園中棗樹

人言百果中唯棗凡且鄙皮皺似龜手葉小如鼠耳胡為不自知生花此園裏豈宜遇攀翫幸免遭傷毀二月曲江頭雜英紅旖旎棗亦在其間如嫫對西子東風不擇木吹煦長未已眼看欲合抱得盡生生理寄信遊春

客乞君一廻視君愛繞指柔從君憐柳杞君求悅目豔不敢爭桃李君若作大車輪軸材須此

放魚 自注自此後詩到江州作

曉日提竹籃家童買春蔬青青芹蕨下疊卧雙白魚無聲但呀呀以氣相呴濡傾籃寫地上撥剌長尺餘豈唯刀机憂坐見螻蟻圖脫泉雖已久得水猶可蘇放之小池中且用救乾枯水小池窄狹動尾觸四隅一時幸苟活久遠將何如憐其不得所移放於南湖南湖連西江



好去勿踟躕施恩即望報吾非斯人徒不須泥沙底辛苦覓明珠

施恩即望報四語小中見大蘇軾和潛師放魚詩意本此

文柏牀

陵上有老柏柯葉寒蒼蒼朝為風煙樹暮為宴寢牀以其多奇文宜升君子堂刮削露節目拂拭生輝光元斑狀貍首素質如截肪雖充悅目翫終乏周身防華彩誠

可愛生理苦巳傷方知自殘者為有好文章

時貶江州隱然有自傷之意方知自殘者為有好文章

即杜甫古栢行之意而反用之

秦中吟十首并序

貞元元和之際余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

歌其事命為秦中吟

議婚

天下無正聲悦耳即為娱人間無正色悦目即為姝顔色

非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為時所棄富為時所趨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見人不斂手嬌癡二八初母兄未開口已嫁不須臾綠牕貧家女寂寞二十餘荆釵不直錢衣上無真珠幾廻人欲聘臨日又踟躕主人會良媒置酒滿玉壺四座且勿飲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於姑聞君欲娶婦娶婦意何如

重賦

厚地植桑麻所要濟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
外充征賦上以奉君親國家定兩稅本意在愛人厥初
防其淫明勑内外臣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柰何嵗
月久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寵斂索無冬春織絹未成
匹繰絲未盈斤里胥廹我納不許蹔逡巡嵗暮天地閉
陰風生破村夜深烟火盡霰雪白紛紛幼者形不蔽老
者體無溫悲喘與寒氣併入鼻中辛昨日輸殘稅因窺
官庫門繒帛如山積絲絮似雲屯號為羡餘物隨月獻

至尊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

塵

通達治體故於時政源流利弊言之了然其沉著處令

讀者酸鼻杜甫石壕吏之嗣音也

傷宅

誰家起甲第朱門大道邊豐屋中櫛比高墻外迴環纍

纍六七堂棟宇相連延一堂費百萬鬱鬱起青煙洞房

温且清寒暑不能干高堂虛且迥坐卧見南山繞廊紫

藤架夾砌紅藥欄攀枝摘櫻桃帶花移牡丹主人此中
坐十載為大官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誰能將我語
問爾骨肉間豈無窮賤者忍不救饑寒如何奉一身直
欲保千年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

唐書曰馬燧子暢終少府監諸子無室廬自託奉誠
園亭觀即其安邑里舊第云

桂苑叢談曰馬暢以第中大杏餽中人竇文場文場
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頗怪暢因令中使就封其樹

暢懼進宅㾮為奉誠園

傷友

陋巷孤寒士出門苦恓恓雖云志氣高豈免顏色低平生同門友通籍在金閨曩者膠漆契邇來雲雨睽正逢下朝歸軒騎五門西是時天久陰三日雨淒淒蹇驢避路立肥馬當風嘶迴頭忘相識占道上沙堤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携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近日多如此非君獨慘悽死生不變者唯聞任與黎自注任公叔黎逢

是時天久陰六句摹寫炎涼之況真是不堪近日多如此又拓開一層寄慨益深

不致仕

七十而致仕禮法有明文何乃貪榮者斯言如不聞可憐八九十齒墮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掛冠顧翠緌懸車惜朱輪金章腰不勝傴僂入君門誰不愛富貴誰不戀君恩年高須告老名遂合退身少時共嗤誚晚歲多因循賢哉漢二疎彼獨是何人寂寞東門路

無人繼去塵

朝露貪名利二句入之淵明集中幾無以辨或謂樂天淺易豈其然乎

汪立名曰按八朝偶雋元和初杜佑為司徒年過七十猶未請老裴晉公時知制誥因高郢致仕令詞曰以年致仕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蓋譏佑也公詩所指當與裴同

立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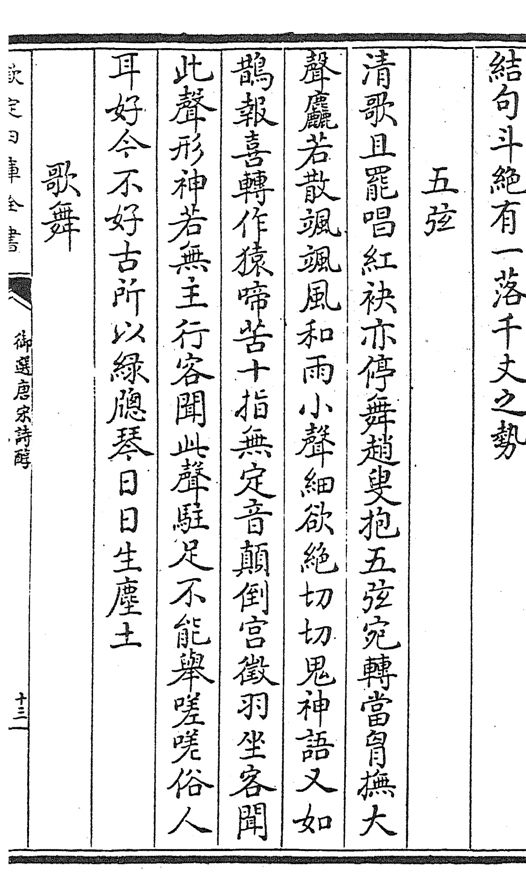
勛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立作路旁碑銘勲悉太公敘德皆仲尼復以多為貴千言直萬貲為文彼何人想見下筆時但欲愚者悅不思賢者嗤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古石蒼苔字安知是愧詞我聞望江縣麴令撫惸嫠自注麴令名信陵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身殁欲歸葬百姓遮路岐攀轅不得歸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

汪立名曰按麴信陵貞元元年鮑防榜下及第以六

年作望江令其投石祝江祈雨文云必也私欲之求行於邑里慘黷之政施於黎元令長之罪也神得而誅之豈可移於人以害其歲其為政蓋可想見矣

輕肥

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借問何為者人稱是內臣朱紱皆大夫紫綬或將軍誇赴軍中宴走馬去如雲尊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擘洞庭橘膾切天池鱗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結句斗絶有一落千丈之勢

五弦

清歌且罷唱紅袂亦停舞趙叟抱五弦宛轉當胷撫大聲麤若散颯颯風和雨小聲細欲絶切切鬼神語又如鵲報喜轉作猿啼苦十指無定音顛倒宮徵羽坐客聞此聲形神若無主行客聞此聲駐足不能舉嗟嗟俗人耳好今不好古所以綠牕琴日日生塵土

歌舞

秦城歲云暮大雪滿皇州雪中退朝者朱紫盡公侯貴有風雪興富無饑寒憂所營唯第宅所務在追遊朱門車馬客紅燭歌舞樓歡酣促密坐醉暖脫重裘秋官為主人廷尉居上頭日中為一樂夜半不能休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

買花

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酬直看花數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上張

幄幙庇旁織巴籬護水洒復泥封移來色如故家家習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歎此歎無人諭一叢深色花十户中人賦

結語即漢文惜造露臺意

馮班曰白公諷刺詩周詳明直娓娓動人自創一體古人無是也凡諷諭之文欲得深隱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白公盡而露其妙處正在周詳讀之動人此亦出於小雅也

和答詩十首 錄四首

五年春微之從東臺來不數日又左轉為江陵士曹掾詔下日會予下內直歸而微之已即路邂逅相遇於街衢中自永壽寺南抵新昌里北得馬上話別語不過相勉保方寸外形骸而已因不暇及他是夕足下次於山北寺僕職役不得去命季弟送行且奉新詩一軸致於執事凡二十章率有興比淫文豔韻無一字焉意者欲足下在途諷讀且以遣日時消憂懣

又有以張直氣而扶壯心也及足下到江陵寄在路所為詩十七章凡五六千言言有為章有旨追於宮律體裁皆得作者風發緘開卷且喜且怪僕思牛僧孺戒不能示他人唯與杓直拒非及樊宗師輩三四人時一吟讀心甚貴重然竊思之豈僕所奉者二十章遽能開足下聰明使之然耶抑又不知足下是行也天將屈足下之道激足下之心使感時發憤而臻於此耶若兩不然者何立意措辭與足下前時詩如

此之相遠也僕既羨足下詩又憐足下心盡欲引狂簡而和之屬直宿拘牽居無暇日故不即時如意旬月来多乞病假假中稍閒且摘卷中尤者繼成十章亦不下三千言其間所見同者固不能自異異者亦不能強同同者謂之和異者謂之答并别録和夢遊春詩一章各附於本篇之末餘未和者亦續致之頃者在科試間常與足下同筆硯每下筆時輒相顧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則辭繁意太切則

言激然與足下為文所長在於此所病亦在於此足下來序果有辭犯文繁之説令僕所和者猶前病也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引所作稍删其繁而晦其義焉餘具書白

和陽城驛

商山陽城驛中有歎者誰云是元監察江陵謫去時忽見此驛名良久涕欲垂何故陽道州名姓同於斯憐君一寸心寵辱誓不移疾惡若巷伯好賢如緇衣沉吟不

能去意者欲改爲改爲避賢驛大署於門楣荆人愛羊
祜戶曹改爲辭一字不忍道況兼姓呼之因題八百言
言直文甚奇詩成寄與我鏗若金和絲上言陽公行友
悌無等夷骨肉同衾裯至死不相離次言陽公迹夏邑
始棲遲鄉人化其風少長皆孝慈次言陽公道終日對
酒巵兄弟笑相顧醉貌紅怡怡次言陽公節謇謇居諫
司誓心除國蠹決死犯天威終言陽公命左遷天一涯
道州炎瘴地身不得生歸一一皆實録事事無孑遺凡

是爲善者聞之惻然悲道州既已矣往者不可追何世無其人來者亦可思願以君子文告彼大樂師附於雅歌末奏之白玉墀天子聞此章教化如法施直諫從如流佞臣惡如疵宰相聞此章政柄端正持進賢不知倦去邪勿復疑憲臣聞此章不敢懷依違諫臣聞此章不忍縱詭隨然後告史氏舊史有前規若作陽公傳欲令後世知不勞敘世家不用費文辭但使國史上全録元稹詩

此詩分兩大段看商山陽城驛至事事無了遺詳敘元詩凡是為善者至末賛嘆之中自攄胷臆中有所感借題發揮正合緇衣好賢之旨不以理太周而辭繁為嫌也

答桐花

山木多蓊鬱茲桐獨亭亭葉重碧雲片花簇紫霞英是時三月天春暖山雨晴夜色向月淺暗香隨風輕行者多商賈居者悉黎氓無人解賞愛有客獨屏營手攀花

枝立足蹋花影行生憐不得所死欲揚其聲截為天子
琴刻作古人形云待我成罷薦之於穆清誠是君子心
恐非草木情胡為愛其華而反傷其生老龜被刳腸不
如無神靈雄雞自斷尾不願為犧牲況此好顏色花紫
葉青青宜遂天地性忍加刀斧刑我思五丁力拔入九
重城當君正殿栽花葉生光晶上對月中桂下覆堦前
蓂汎拂香爐煙隱映斧藻屏為君布綠陰當暑蔭軒楹
沉沉綠滿地桃李不敢爭為君發清韻風來如叩瓊瑤

泠聲滿耳鄭衛不足聽受君封植力不獨吐芬馨助君行春令開花應清明受君雨露恩不獨含芳榮戒君無戲言剪葉封弟兄受君歲月功不獨資生成為君長高枝鳳凰上頭鳴一鳴君萬歲壽如山不傾再鳴萬人泰泰階為之平如何有此用幽滯在巖坰歲月不爾駐孤芳坐凋零請向桐枝上為余題姓名待余有勢力移爾獻丹庭

元詩中有爾生不得所我願裁為琴安置君王側調和

元首音之句此詩前段命意相似所謂同者不能自異也我思五丁力以下推廣言之放聲大作所謂異者不能强同也詞意本之杜甫入蜀鳳凰臺一章然彼以淒涼激楚勝此則纒綿濃至一唱三嘆可知居易非無意用世者惜旋用旋黜不獲竟其才耳

答四皓廟

天下有道見無道卷懐之此乃聖人語吾聞諸仲尼矯矯四先生同禀希世資隨時有顯晦秉道無磷緇秦皇

肆暴虐二世遘亂離先生相隨去商嶺採紫芝君看秦
獄中戮辱者李斯劉項爭天下謀臣竟悦隨先生如鸞
鶴去入冥冥飛君看齊鼎中燋爛者酈其子房得沛公
自謂相遇遲八難掉舌樞三界役心機辛苦十數年晝
夜形神疲竟雜霸者道徒稱帝者師子房爾則能此非
吾所宜漢高之季年嬖寵鍾所私冢嫡欲廢奪骨肉相
憂疑豈無子房口口舌無所施亦有陳平心心計將何
為皤皤四先生高冠危映眉從容下南山顧盻入東闈

前瞻惠太子左右生羽儀却顧戚夫人楚舞無光輝心不畫一計口不吐一詞暗定天下本遂安劉氏危子房吾則能此非爾所知先生道既光太子禮甚卑安車留不住功成棄如遺如彼旱天雲一雨百穀滋澤則在天下雲復歸希夷勿高巢與由勿尚呂與伊巢由往不返伊呂去不歸豈如四先生出處兩逶迤何必長隱逸何必長濟時由來聖人道無朕不可窺卷之不盈握舒之亘八極先生道甚明夫子猶或非願子辯其惑為子吟

此詩

元詩責四皓定惠帝以釀呂氏之禍此事後之論未免過苛假令當年廢長立愛如意嗣位所恃以託孤者獨一周昌耳絳灌諸人未必帖然心服且産禄輩根蔕深固呂雉搆患益急保無意外之變耶居易駁之自是正論起引孔子語末又歸到聖人之道前後照應中間以子房作陪蓋當劉項逐鹿之時羣雄擾擾皆功名之士子房獨具入道之姿其傑出者也借賔定主身分愈高

隨手帶出陳平則賓中賓也末又以伊呂巢由作襯議論瀾翻不竭全是以作文法行之直可當一篇四皓論讀

和雉媒

吟君雉媒什一哂復一歎和之一何晩今日乃成篇豈唯鳥有之抑亦人復然張陳刎頸交竟以勢不完至今不平氣塞絶泜水源趙襄骨肉親亦以利相殘至今不善名高於磨笄山況此籠中雉志在飲啄間稻粱暫入

口性已隨人遷身苦亦自忘同族何足言但恨為媒拙不足以自全勸君今日後養鳥養青鸞青鸞一失侶至死守孤單勸君今日後結客結任安主人賓客去獨住門闌

乾隆御覽之寶

意多喻意少言下竦然驚心動魄

御選唐宋詩醇卷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范　鰲
謄錄監生臣張若湘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唐宋詩醇卷二十二十一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御選唐宋詩醇卷二十

太原白居易詩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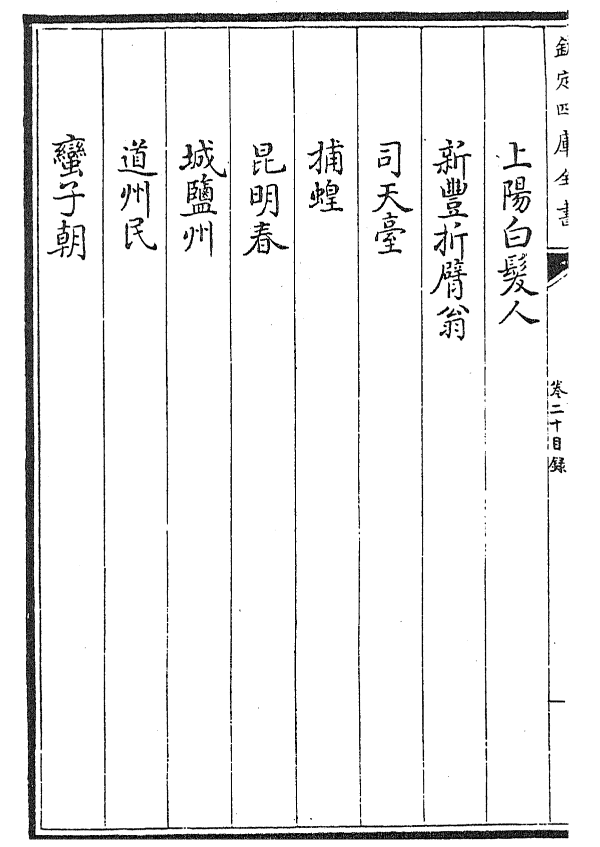
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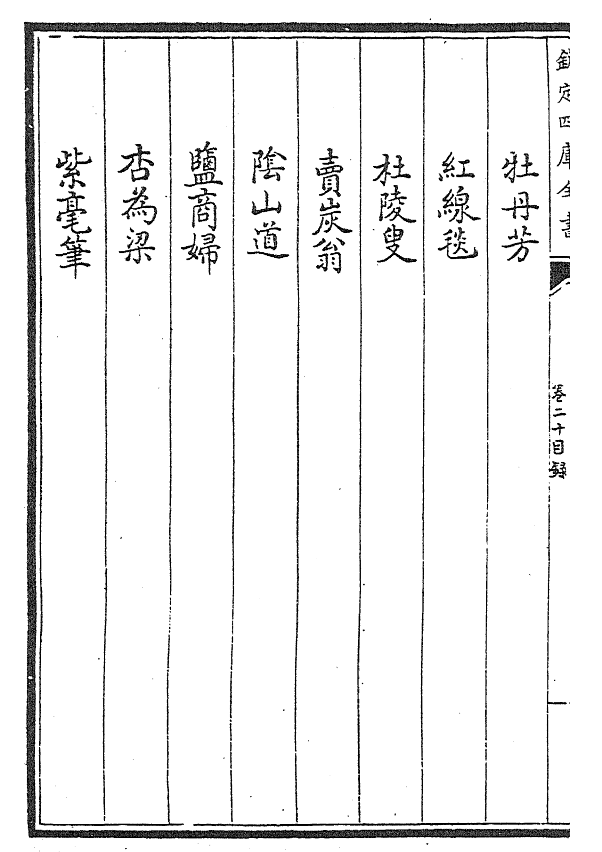
新樂府

七德舞

海漫漫

立部伎





隋堤柳

秦吉了

采詩官

御選唐宋詩醇卷二十目録

御選唐宋詩醇卷二十

太原白居易詩二

新樂府并序 自注元和四年為左拾遺時作

序曰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斷為五十篇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繫於意不繫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誠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

傳信也其體順而律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七德舞　美撥亂陳王業也　自注武德中天子始作秦王破陳樂以歌太宗之功業貞觀初太宗重制破陳樂舞圖詔魏徵虞世南等為之歌詞名七德舞自龍朔已後詔郊廟享宴皆先奏之

七德舞七德歌傳自武德至元和元和小臣白居易觀舞聽歌知樂意樂終稽首陳其事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黃鉞定兩京擒充戮竇四海清二十有四功業成二

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
在推心置人腹亡卒遺骸散帛收饑人賣子分金贖魏
徵夢見子夜泣張謹哀聞辰日哭怨女三千放出宮死
囚四百來歸獄剪鬚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殺身含
血吮瘡撫戰士思摩奮呼乞効死則知不獨善戰善乗
時以心感人人心歸爾來一百九十載天下至今歌舞
之歌七德舞七德聖人有作垂無極豈徒耀神武豈徒
誇聖文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

五十首以此起體裁極合大雅原周受命之由而必本之文王以明王業之所由盛唐之受命始於高祖而開王業者則太宗之功大意歸重在得人心人心之歸王業之本也亡卒遺骸散帛收十句皆得人心之實事鋪陳詳贍詞旨莊雅琅琅可誦

雞肋集曰予幼時讀太平廣記見唐太宗遣蕭翼購蘭亭敘事蓋譎以出之輒歎息曰蘭亭敘若是貴邪至使萬乘之主捐信於匹夫傳稱子貢詐而存魯弦

高誕而存鄭遺一言之細建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為常以太宗之賢巍巍乎近古所無柰何溺小者好而輕喪其所常之寶異於得原失信不圍而去矣晚多閒居頗屏世好獨於古人筆墨之遺愛而不能置因誦白居易七德歌曰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歎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耳夫不吝三千女而放出宮自信也不約四百囚而來歸獄人信也晉捨原何足道

哉

宋名臣言行錄曰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贊獨李昉無他言微誦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上聞之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

海漫漫　戒求仙也

海漫漫直下無底旁無邊雲濤煙浪最深處人傳中有三神山山上多生不死藥服之羽化為天仙秦皇漢武

信此語方士年年采藥去蓬萊今古但聞名煙水茫茫無覓處海漫漫風浩浩眼穿不見蓬萊島不見蓬萊不敢歸童男丱女舟中老徐福文成多誑誕上元太乙虛祈禱君看驪山頂上茂陵頭畢竟悲風吹蔓艸何況玄元聖祖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昇青天

神仙之說世主多為所惑而方士因得乘其敝而中之史策所垂足為炯戒憲宗不悟服柳泌金丹致殞此詩作於元和初想爾時已有先見耶唐室崇奉老子一結

借牙攻盾極其聱快

立部伎　刺雅樂之替也　自注太常選坐部伎無性識者退入立部伎又選立部伎絶無性識者退入雅樂部則雅樂之聲可知矣

立部伎鼓笛諠雙舞劍跳七丸嫋巨索掉長竿太常部伎有等級堂上者坐堂下立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鳴笙歌一聲衆側耳鼓笛萬曲無人聽立部賤坐部貴坐部退為立部伎擊鼓吹笛和雜戲立部又退何所任始就樂懸操雅音雅音替壞一至此長令爾輩

調宮徵圓丘后土郊祀時言將此樂感神祇欲望鳳來百獸舞何異北轅將適楚工師愚賤安足云太常三卿爾何人

上陽白髮人　愍怨曠也　自注天寶五載已後楊貴妃專寵後宮人無復進幸矣六宮有美色者輒置別所上陽是其一也貞元中尚存焉

上陽人紅顏暗老白髮新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元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同時采擇百餘人零落年深殘此身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

不教哭皆云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胷似玉未容君王
得見面已被楊妃遥側目妬令潛配上陽宫一生遂向
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
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宫鶯
百囀愁厭聞梁燕雙棲老休妬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
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宫望明月東西四五百迴圓今日
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賜尚書號小頭鞵履窄衣裳青黛
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上陽

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君不見昔時呂尚美人賦又不見今日上陽宮人白髮歌

新豐折臂翁　戒邉功也

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鬢眉鬚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臂折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梨園歌管聲不識旗槍與弓箭無何天寳大徴兵户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

椒花落時瘴烟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
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别爺孃夫别妻皆云前後征蠻者
千萬人行無一回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
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槌折臂張弓簸旗俱不堪
從茲始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
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
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
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

人冢上哭呦呦老人言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
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
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
大意亦本之杜甫兵車行前後出塞等篇借老翁口中
說出便不傷於直遂促促刺刺如聞其聲而窮兵黷武
之禍不待言矣末又以宋璟楊國忠比勘開元天寶治
亂之機具分於此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可謂詩史

司天臺　引古以儆今也

司天臺仰觀俯察天人際羲和死來職事廢官不求賢空取藝昔聞西漢元成間下陵上替謪見天北辰微暗少光色四星煌煌如火赤耀芒動角射三台上台半滅中台坼是時非無太史官眼見心知不敢言明朝趨入明光殿唯奏慶雲壽星見天文時變兩如斯九重天子不得知不得知安用臺高百尺為

捕蝗　刺長吏也

捕蝗捕蝗誰家子天熱日長飢欲死興元兵後傷陰陽

和氣蟲蠹化為蝗始自兩河及三輔荐食如蠶飛似雨

雨飛蠶食千里間不見青苗空赤土河南長吏言憂農

課人晝夜捕蝗蟲是時粟斗錢三百蝗蟲之價與粟同

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饑人重勞費一蝗雖死百蝗來

豈將人力勝天災我聞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驅蝗蝗

出境又聞貞觀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一人有

慶兆民賴是歲雖蝗不為害

姚崇之法至今重之固將以人力救天災也詩意不主

捕蝗正以有向上一層在

昆明春　思王澤之廣被也　自注貞元中始漲泛

昆明春昆明春春池岸古春流新影浸南山青滉瀁波沉西日紅奫淪往年因旱池枯竭龜尾曳塗魚喣沫詔開八水注恩波千介萬鱗同日活今來淨淥水照天游魚鱍鱍蓮田田洲香杜若抽心短沙暖鴛鴦鋪翅眠動植飛沉皆性遂皇澤如春無不被漁者仍豐網罟資貧人久獲菰蒲利詔以昆明近帝城官家不得收其征菰

蒲無租魚無稅近水之人感君惠感君惠獨何人吾聞率土皆王民遠民何疎近何親願推此惠及天下無遠無近同忻忻吳興山中罷榷茗鄱陽坑裏休封銀天涯地角無禁利熙熙同似昆明春

城鹽州　美聖謨而誚邊將也　自注貞元壬申歲特詔城之

城鹽州城鹽州城在五原原上頭蕃東節度鉢闡布忽見新城當要路金鳥飛傳贊普聞建牙傳箭集羣臣君臣頳面有憂色皆言勿謂唐無人自築鹽州十餘載左

衽氈裘不犯塞晝牧牛羊夜捉生長去新城百里外諸
邉急警勞戍人唯此一道無煙塵靈夏潛安誰復辨秦
原暗通何處見鄜州驛路好馬來長安藥肆黄蓍賤城
鹽州鹽州未城天子憂德宗按圖自定計非闗將畧與
廟謀吾聞髙宗中宗世北虜猖狂最難制韓公創築受
降城三城𭧂峙屯漢兵東西亘絶數千里耳冷不聞胡
馬聲如今邉將非無策心笑韓公築城壁相看養寇為
身謀各握强兵固恩澤願分今日邉將恩褒贈韓公封

子孫誰能將此鹽州曲翻作歌詞聞至尊

按新唐書吐蕃傳自虜得鹽州塞防無以障遏而靈武單露鄜坊侵迫寇日以驕數入為邊患貞元八年帝詔城之九年訖功而虜兵不出嗣後韋臯等屢破其兵取新城拔末恭顒二城禽其將乞悉莣獻京師迨憲宗初遣使修好朝貢歲入鉢闡布者虜浮屠豫國事者也金鳥飛傳者虜曰飛鳥猶傳騎也詩中敘事源委井然末又揷入張仁愿築受降城事為當時邊將擁兵玩寇者

警也

道州民　美賢臣遇明主也

道州民多侏儒長者不過三尺餘市作矮奴年進奉號為道州任土貢任土貢寧若斯不聞使人生別離老翁哭孫母哭兒一自陽城來守郡不進矮奴頻詔問城云臣按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無矮奴吾君感悟璽書下歲貢矮奴宜悉罷道州民老者幼者何欣欣父兄子弟始相保從此得作良人

身道州民民到於今受其賜欲説使君先下淚仍恐兒孫忘使君生男多以陽為字

詔書何可違也正言之不可遜辭以謝之而民被其澤矣入情入理解人不當如是耶宋鮮于侁不散青苗錢亦同此意

蠻子朝　刺將驕而相備位也

蠻子朝汎皮船兮渡繩橋來自嶲州道路遥入界先經蜀川過蜀將收功先表賀臣聞雲南六詔蠻東連牂牁

西連蕃六詔星居初瑣碎合為一詔漸强大開元皇帝雖聖神唯蠻倔强不來賓鮮于仲通六萬卒征蠻一陳全軍没至今西洱河岸邊箭孔刀痕滿枯骨誰知今日慕華風不勞一人蠻自通誠由陛下休明德亦賴微臣誘諭功德宗省表知如此笑令中使迎蠻子蠻子道從者誰何摩挲俗羽雙隈伽清平官持赤藤杖大將軍繫金呿嗟異牟尋男尋閣勸特勑召對延英殿上心貴在懷遠蠻引臨玉座近天顔冕旒不垂親勞倈賜衣賜食

移時對移時對不可得大臣相看有羨色可憐宰相拖
紫佩金章朝日唯聞對一刻
自鮮于仲通李宓搆兵南詔喪師匱財西南無寧歲韋
皋經畧十餘年僅能服之而中國之力已殫矣元微之
詩云自居劇鎮無他績幸得蠻來固恩寵盖刺皋也此
詩命意畧同誠由陛下休明德二句寫出藩臣驕蹇之
狀宰相備位尾大不掉唐室卒以不振矣
新唐書南蠻傳南詔官曰清平官所以决國事輕重

猶唐宰相也大軍將十二與清平官等列曹長以降
繫金佉苴佉苴韋帶也按呿嗟與佉苴同大將軍恐
是大軍將之訛

驃國樂　欲王化之先邇後遠也貞元十七年來獻之

驃國樂驃國樂出自大海西南角雍羌之子舒難陁來
獻南音奉正朔德宗立仗御紫庭䵷纊不塞為爾聽玉
螺一吹椎髻聳銅鼓一擊文身踊珠纓炫轉星宿揺花
鬘斗藪龍蛇動曲終王子啟聖人臣父願為唐外臣左

右歡呼何翕習至尊德廣之所及須臾百辟詣閤門俯伏拜表賀至尊伏見驃人獻新樂請書國史傳子孫時有擊壤老農父暗測君心閒獨語聞君政化甚聖明欲感人心致太平感人在近不在遠太平由實非由聲觀身理國國可濟君如心兮民如體體生疾苦心憯悽民得和平君愷悌貞元之民若未安驃樂雖聞君不歡貞元之民苟無病驃樂不來君亦聖驃樂驃樂徒喧喧不如聞此芻蕘言

新唐書南蠻傳驃古朱波也在永昌南二千里貞元中王雍羌聞南詔歸唐有内附心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難陁獻其國樂至成都韋臯譜次其聲以其舞容樂器異常乃圖畫以獻其樂五譯而至德宗授舒難陁太僕卿遣還開州刺史唐次述驃國獻樂頌以獻

按詩中舒難陁作雍羌之子與唐書異

縛戎人　達窮民之情也

縛戎人縛戎人耳穿面破驅入秦天子矜憐不忍殺詔

徙東南吳與越黄衣小使録姓名領出長安乘遞行身被金創面多瘠扶病徒行日一驛朝飡飢渴費杯盤夜卧腥臊汚牀席忽逢江水憶交河垂手齊聲嗚咽歌其中一虜語諸虜爾苦非多我苦多同伴行人因借問欲説喉中氣憤憤自云鄉管本京原大歷年中没落蕃一落蕃中四十載遣著皮裘繫毛帶唯許正朝服漢儀斂衣整巾潛淚垂誓心密定歸鄉計不使蕃中妻子知暗思幸有殘筋力更恐年衰歸不得蕃候嚴兵鳥不飛脱

身冒死奔逃歸晝伏宵行經大漠雲陰月黒風沙惡驚
藏青冢寒草疎偷渡黄河夜氷薄忽聞漢軍鼙鼓聲路
旁走出再拜迎遊騎不聽能漢語將軍遂縳作蕃生配
向東南卑濕地定無存卹空防備念此吞聲仰訴天若
為辛苦度殘年凉原鄉井不得見胡地妻兒虚棄捐没
蕃被囚思漢土歸漢被刼為蕃虜早知如此悔歸來兩
地寧如一處苦縳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寃應
未有漢心漢語吐蕃身

邊將冒功之狀無辜被俘之情曲曲傳出結語尤令人

失笑

元微之詩自注云近制西邊每擒蕃酋例皆傳置南

方不加勦戮

驪宮高　美天子重惜人之財力也

高高驪山上有宫朱樓紫殿三四重遲遲兮春日玉甃

煖兮温泉溢嫋嫋兮秋風山蟬鳴兮宫樹紅翠華不來

兮歲月久牆有衣兮瓦有松吾君在位已五載何不一

幸乎其中西去都門幾多地吾君不遊有深意一人出兮不容易六宮從兮百司備八十一車千萬騎朝有宴飫暮有賜中人之産數百家未足充君一日費吾君修己人不知不自逸兮不自嬉吾君愛人人不識不傷財兮不傷力驪宮高兮高入雲君之來兮為一身君之不來兮為萬人

格調摹騷詞氣特婉約

百鍊鏡　辨皇王鑒也

百鍊鏡鎔範非常規日辰處所靈且祇江心波上舟中
鑄五月五日日午時瓊粉金膏磨瑩已化為一片秋潭
水鏡成將獻蓬萊宫揚州長吏手自封人間臣妾不合
照背有九五飛天龍人人呼為天子鏡我有一言聞太
宗太宗常以人為鏡鑒古鑒今不鑒容四海安危居掌
内百王治亂懸心中乃知天子别有鏡不是揚州百鍊
銅

青石　激忠烈也

青石出自藍田山兼車運載來長安工人磨琢欲何用
石不能言我代言不願作人家墓前神道碣墳土未乾
名已滅不願作官家道傍德政碑不鐫實録鐫虛辭願
為段氏顏氏碑雕鏤太尉與太師刻此兩片堅貞質狀
彼二人忠烈姿義心如石屹不轉死節如石確不移如
觀奮擊朱泚日似見叱呵希烈時各於其上題名謚一
置髙山一沉水陵谷雖遷碑獨存骨化為塵名不死長
使不忠不烈臣觀碑改節慕為人慕為人勸事君

石不能言我代言發端奇特後半表出二人寫得凜凜有生氣不忠不烈者讀之故應汗下

西涼伎　刺封疆之臣也

西涼伎假面胡人假獅子刻木為頭絲作尾金鍍眼睛銀帖齒奮迅毛衣擺雙耳如從流沙來萬里紫髯深目兩胡兒鼓舞跳梁前致辭應似涼州未陷日安西都護進來時須臾云得新消息安西路絕歸不得泣向獅子涕雙垂涼州陷没知不知獅子回頭向西望哀吼一聲

觀者悲貞元邊將愛此曲醉坐笑看看不足娛賓犒士宴監軍獅子胡兒長在目有一征夫年七十見弄涼州低面泣泣罷斂手白將軍主憂臣辱昔所聞自從天寳兵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涼州陷來四十年河隴侵將七千里平時安西萬里疆今日邊防在鳳翔緣邊空屯十萬卒飽食溫衣閒過日遺民腸斷在涼州將卒相看無意收天子每思常痛惜將軍欲說合慚羞奈何仍看西涼伎取笑資歡無所媿縱無智力未能收忍取西涼

弄為戲

前半叙事却插入應似涼州未陷日二句所謂橫空盤硬語也涼州陷來四十年四句與前相映筆力排奡彷彿似杜結處仍是香山本色

八駿圖　誡奇物懲佚游也

穆王八駿天馬駒後人愛之寫為圖背如龍兮頸如象骨竦筋髙脂肉壯日行萬里疾如飛穆王獨乘何所之四荒八極踏欲遍三十二蹄無歇時屬車軸折趁不及

黄屋草生棄若遺瑶池西赴王母宴七廟經年不親薦
璧臺南與盛姬遊明堂不復朝諸侯白雲黄竹歌聲動
一人荒樂萬人愁周從后稷至文武積德累功世勤苦
豈知纔及四代孫心輕王業如灰土由來尤物不在大
能蕩君心即為害文帝却之不肯乘千里馬去漢道興
穆王得之不為戒八駿駒来周室壊至今此物尚稱珍
不知房星之精下為怪八駿圖君莫愛

澗底松　念寒儁也

有松百尺大十圍生在澗底寒且卑澗深山險人路絶
老死不逢工度之天子明堂欠梁木此求彼有兩不知
誰諭蒼蒼造物意但與之材不與地金張世禄原憲貧
牛衣寒賤貂蟬貴貂蟬與牛衣高下雖有殊高者未必
賢下者未必愚君不見沉沉海底生珊瑚歷歷天上種
白榆
松是喻意金張原憲是正意一結仍用喻意比擬恰合
原憲貧或作黄憲賢者誤黄憲為牛醫兒與牛衣無

涉

牡丹芳　美天子憂農也

牡丹芳牡丹芳黄金蘂綻紅玉房千片赤英霞爛爛百枝絳點燈煌煌照地初開錦繡段當風不結蘭麝囊仙人琪樹白無色王母桃花小不香宿露輕盈汎紫艷朝陽照耀生紅光紅紫二色間深淺向背萬態隨低昂映葉多情隱羞面卧叢無力含醉妝低嬌笑容疑掩口凝思怨人如斷腸穠姿貴彩信奇絶雜卉亂花無比方石

竹金錢何細碎芙蓉芍藥苦尋常遂使王公與卿相遊
花冠蓋日相望庳車輭轝貴公主香衫細馬豪家郎衛
公宅靜閉東院西明寺深開北廊戲蝶雙舞看人久殘
鶯一聲春日長共愁日照芳難駐仍張帷幕垂陰凉花
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三代以還文勝質人
心重華不重實重華直至牡丹芳其來有漸非今日元
和天子憂農桑卹下動天天降祥去歲嘉禾生九穗田
中寂寞無人至今年瑞麥分兩岐君心獨喜無人知無

人知可歎息我願暫求造化力減却牡丹妖豔色少迴卿士愛花心同似吾君憂稼穡

極寫牡丹之穠麗忽接三代以還文勝質四句迂腐語聳然奪目下乃接元和天子憂農桑一段正意便覺峭折有波瀾若低手為之則一直說下耳

容齋隨筆曰歐陽公牡丹釋名云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咏花當時有一花之異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咏魚朝恩

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朶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

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韻又秦中吟買花一章云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而諷諭樂府有牡丹芳一篇絶道花之妖艷至有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語又寄微之百韻詩云崇敬牡丹期注崇敬寺牡丹花多與微之有期又有惜牡丹詩元微之有永壽寺看牡丹詩八韻和樂天秋題牡丹叢三韻酬胡三咏牡丹一絶又有五言二絶句許渾亦云近來無奈牡丹

何數十千錢買一窠徐凝云三條九陌花時節萬馬千車看牡丹然則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也

紅線毯　憂蠶桑之費也

紅線毯擇繭繅絲清水煮揀絲練線紅藍染染為紅線紅於藍織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廣十丈餘紅線織成可殿鋪綵絲茸茸香拂拂線軟花虛不勝物美人蹋上歌舞來羅襪繡鞋隨步沒太原毯澀毳縷硬蜀都褥薄

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宣州太守加樣織自謂為臣能竭力百夫同擔進宫中線厚絲多卷不得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

通首直叙到底出以徑遂所謂長於激也

杜陵叟　傷農夫之困也

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餘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

吏明知不申破急歛暴徵求考課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剥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惻隱知人獘白麻紙上書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昨日里胥方到門手持尺牒牓鄉村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

君蠲免恩

從古及今善政之不能及民者多矣一結慨然思深可為太息

賣炭翁　苦宮市也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氷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勅廻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

直書其事而其意自見更不用著一斷語

陰山道　疾貪虜也

陰山道陰山道紇邏敦肥水泉好每至戎人送馬時道傍千里無纖艸艸盡泉枯馬病羸飛龍但印骨與皮五十匹縑易一匹縑去馬來無了日養無所用去非宜每歲死傷十六七縑絲不足女工苦疎織短截充匹數藕絲蛛網三丈餘回鶻訴稱無用處咸安公主號可敦遠為可汗頻奏論元和二年下新勑內出金帛酬馬直仍

詔江淮馬價縑從此不令疎短織合羅將軍呼萬歲捧
授金銀與縑綵誰知黠虜啟貪心明年馬多來一倍縑
漸好馬漸多陰山虜奈爾何

舊唐書回紇傳回紇恃功自乾元後屢遣使以馬和
市繒帛仍歲來市以馬一匹易絹四十匹動至數萬
馬蕃得帛無厭我得馬無用朝廷甚苦之大歷八年
十一月回紇使使領馬萬匹來市代宗以馬價出於
租賦不欲重困民命有司量入許市六千匹按元微

之詩自注李傳云元和二年有詔悉以金銀酬回鶻馬價新舊唐書俱不載此詔是詩敘事極詳可以補史傳之所不及又按詩中五十匹縑易一匹新舊唐書俱作四十匹亦與此異未知孰是

鹽商婦　惡幸人也

鹽商婦多金帛不事田農與蠶績南北東西不失家風水為鄉船作宅本是揚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綠鬟富去金釵多皓腕肥來銀釧窄前呼蒼頭後叱婢問

爾因何得如此壻作鹽商十五年不屬州縣屬天子每
年鹽利入官時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鹽
鐵尚書遠不知何況江頭魚米賤紅鱠黄橙香稻飯飽
食濃妝倚柁樓兩朶紅顋花欲綻鹽商婦有幸嫁鹽商
終朝美飯食終歲好衣裳好衣美食來何處亦須慚媿
桑宏羊桑宏羊死已久不獨漢世今亦有

杏為梁　刺居處僭也

杏為梁桂為柱何人堂室李開府碧砌紅軒色未乾去

年身沒今移主高其墻大其門誰家第宅盧將軍素泥朱板光未滅今歳官收別賜人開府之堂將軍宅造未成時頭已白逆旅重居逆旅中心是主人身是客更有愚夫念身後心雖甚長計非久窮奢極麗越規模付子傳孫令保守莫教門外過客聞撫掌回頭笑殺君君不見馬家宅尚猶存宅門題作奉誠園君不見魏家宅屬他人詔贖賜還五代孫儉存奢失今在目安用高牆圍大屋

此詩與前傷宅一首大意相似後又引出魏徵宅一層勸戒俱備

新唐書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爲魏徵贖故第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猶宜以賢者子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文集中有論魏徵舊宅狀

紫毫筆　譏失職也

紫毫筆尖如錐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兎喫竹飲泉生紫毫宣城工人采為筆千萬毛中揀一毫毫雖輕功甚重管勒工名充歲貢君兮臣兮勿輕用勿輕用將何如願賜東西府御史願頒左右臺起居搦管趨入黄金闕抽毫立在白玉除臣有奸邪正衙奏君有動言直筆書起居郎侍御史爾知紫毫不易致每歲宣城進筆時紫毫之價如金貴慎勿空將彈失儀慎勿空將録制詞

隋堤柳　憫亡國也

隋堤柳歳久年深盡衰朽風飄飄兮雨蕭蕭三株兩株
汴河口老枝病葉愁殺人曾經大業年中春大業年中
煬天子種柳成行夾流水西至黄河東至淮緑影一千
三百里大業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煙絮如雪南幸江都
恣佚遊應將此柳繫龍舟紫髯郎將護錦纜青蛾御史
直迷樓海内財力此時竭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下困
勢不久宗社之危如綴旒煬天子自言福祚長無窮豈
知皇子封酅公龍舟未過彭城閤義旗已入長安宫蕭

牆禍生人事變晏駕不得歸秦中土墳數尺何處葬吳公臺下多悲風二百年來汴河路沙草和烟朝復暮後王何以覽前王請看隋堤亡國樹

一起似諺似謠最有古意詳叙興亡之事仍以柳結俯仰情深

秦吉了　哀冤民也

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頸紅耳聰心慧舌端巧鳥語人言無不通昨日長爪鳶今朝大觜烏鳶捎乳燕一

窠覆鳥啄母雞雙眼枯雞號墮地燕驚去然後拾卵攫
其雛豈無雕與鶚嗉中肉飽不肯搏亦有鸞鶴羣閑立
高颺如不聞秦吉了人云爾是能言鳥豈不聞雞燕之
寃苦吾聞鳳凰百鳥主爾竟不為鳳凰之前致一言安
用噪噪閑言語

采詩官　監前王亂亡之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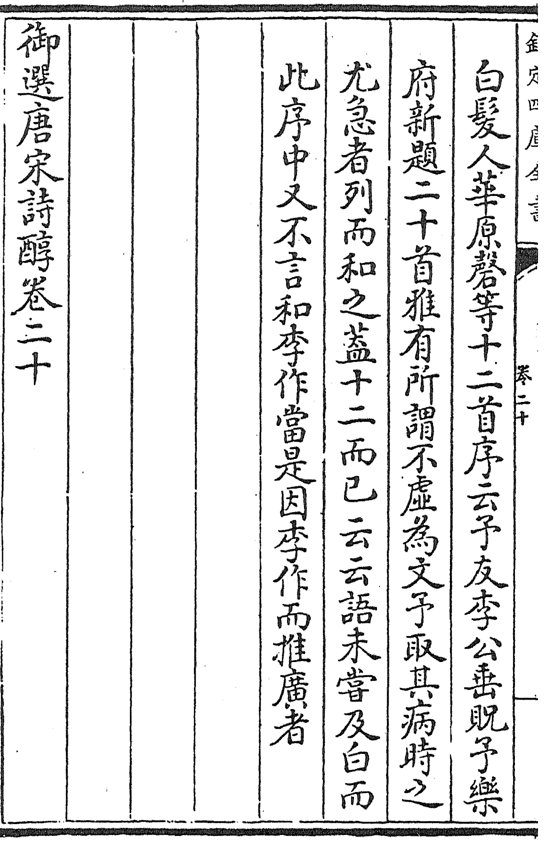
采詩官采詩聽歌導人言言者無罪聞者誡下流上通
上下泰周滅秦興至隋氏十代采詩官不置郊廟登歌

讚君美樂府豔詞悅君意若求興諭規刺言萬句千章無一字不是章句無規刺漸恐朝廷絶諷議諍臣杜口為冗員諫鼓高懸作虚器一人負扆常端黙百辟入門兩自媚夕郎所賀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君之堂兮千里遠君之門兮九重閟君耳唯聞堂上言君眼不見門前事貪吏害民無所忌奸臣蔽君無所畏君不見厲王胡亥之末年羣臣有利君無利君兮君兮願聽此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

末章總結言者無罪聞者誡一語申明作詩之旨隱然自附於三百篇之義也諸篇全倣杜甫新安石壕垂老無家等作諷刺時事婉而多風其不及杜者只筆力之縱横格調之變化耳

郭茂倩曰新樂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辭實樂府而未盡被於聲故曰新樂府大抵皆以諷諭為體欲以播於樂章歌曲焉

汪立名曰按元微之集有和李校書新題樂府上陽



白髪人華原磬等十二首序云予友李公垂貺予樂府新題二十首雅有所謂不虛為文予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蓋十二而已云云語未嘗及白而此序中又不言和李作當是因李作而推廣者

御選唐宋詩醇卷二十